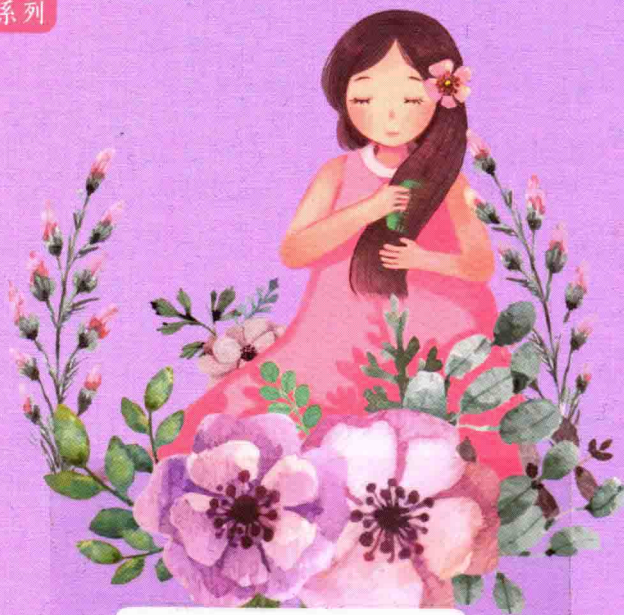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奖得主

儿童文学
原创精品系列



一剪青丝

韩青辰
著

· 大奖得主 原创佳作 ·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和
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得者作品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大奖得主儿童文学原创精品系列

一剪青丝

韩青辰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剪青丝 / 韩青辰著. — 合肥 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1(2017.4 重印)
(大奖得主儿童文学原创精品系列)
ISBN 978-7-5397-9382-5

I. ①一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中篇小说 - 小说集
- 中国 - 当代②儿童小说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8738 号



DAJIANG DEZHU ERTONG WENXUE YUANCHUANG JINGPIN XILIE YI JIAN QINGSI

大奖得主儿童文学原创精品系列·一剪青丝

韩青辰 著

出版人:张克文

策划:何军民

责任编辑:宋丽玲

责任校对:冯劲松

责任印制:田 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腾讯官方微博: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635mm × 900mm 1/16

印张:9.75

字数:73 千字

版 次: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9382-5

定价:1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水乡背景下的美好故事

姚苏平*

十余年来,韩青辰深耕于儿童文学创作园地,不以训导者的姿态俯视读者,而多以“平视”视角,积极与隐含读者对话。她凭借知识女性性的精神底蕴与审美表达方式,生发出形象生动的人物塑造、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、深沉透彻的环境铺垫、优美隽永的场景抒发。在技法上,她善于使用人物形态方面的对比、互补与烘托,立意上友善读者、悲悯万物。可以说,她的故乡里下河地区给她留下的童年烙印,南京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文学训练,公安系统的大量素材资源,对女儿成长的深切关注,生成了韩青辰的文化身份和“自然”的写作常态,构建了她作为作家的自我意识和其作品的话语逻辑,使她的作品彰显了有别于上个世纪儿童文学

* 姚苏平,女,文学博士,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,美国匹兹堡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。

作品的创作品质。

她的作品中的王园子里的女人之间的家长里短、身世经历，都通过未谙世事的少女的视角徐徐展开，犹如一幅写意的乡村风情画卷。因此，韩青辰的作品有着里下河地区的乡村“水气”和敏感细腻的文字“灵气”。

“水乡”几乎是里下河地区作家抹不掉的童年印痕，韩青辰笔下的“王园子”就坐落在一片水乡泽国之中。到了春天，王园子的“河水鲜旺起来的时候，河床上的猪草也跟着鲜旺，一茬接一茬，没完没了地长”，“波的尽头是河床，河床上的芦苇正绿着，夹着白色的野菜花、黄色的矢车菊和紫红的合欢条”，“麦地在她身后绿成一片汪洋，远远地被一根嫩黄的带子围着，那是盛开着的油菜花。花间撑着一溜绿伞儿样的银杏树，优雅地点缀着”。韩青辰笔下的“王园子”洋溢着“水乡”的温柔和朴实。

正是在这样美好的水乡背景中，韩青辰以文学的形式描绘、阐释了这一代儿童走向社会文化共同体的“我们”和所形成的作为文化个体的“自我”，揭示了当代儿童成长的过程和路径。

目 录

别	1
送姐姐	11
一剪青丝	30
在云端	51
深呼吸	79
亚美的长跑	103
我看着你的眼	125



别

名高转学的消息真让我痛快，他要离开王园子小学去投奔他那东北的老矿工爸爸了。

下课了，班长照例用手去掏名高的脸，掏完了掏他的腋下。名高受不了这个，身体缩成一团。

这是五年级男生老爱玩的游戏。名高笑得直喘的时候，班长把他长臂猿样的手往名高肩上一拍，就显得亲密，还有层另外的新情愫。

山丹丹在放学的路上拐到大麦田里，冒着被校长惩罚的危险钻进去。等她猫着腰跑出来，一手握着粉红带墨点的豌豆花，一手缓慢地张开：是新结的豌豆苗。

我伸手去拿，山丹丹把手一缩，说：“把它送给名高吧，往后他就吃不上了。”



要送她送，我不喜欢名高，这是由来已久的。

名高跟山丹丹是邻居，山丹丹是名高的保护对象，但名高总与我作对，根深蒂固，莫名其妙。

低年级的时候，名高坐我后面。我的两根长辫子一甩过去，他就捉到手里，悄悄系上钢笔、纸条、麦穗，或者擅自把它们拆了，分出十来条小辫子。我出洋相不说，头发也被他揪得又疼又乱。

我气得向他大喊大叫，名高很得意，好像为难我就是想看这个场景。名高绝对属于老师说的那种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”的冥顽不灵之辈，让我恨他都不知道怎么恨。

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时，名高就把我的凳子拉走或拨翻，企图让我坐到地上去；一旦我把后背靠到他桌上，他就趁我不备把桌子猛地往后一拉，让我摔出去才好。我若是要进出座位，名高就故意向前拱桌子，拱得我的腰都要断了。更可气的是名高把死老鼠藏到我桌肚子里，吓得我哇哇叫着跑出去，再也不敢把手往桌肚里伸。

我恨他，恼他，又拿他没办法，只好小心避着他，可让来让去还是要让到他的陷阱里去和他纠缠。

这个黑黑高高的名高成了我生活里一个难



缠的恶魔，从此我讨厌黑黑高高的他，连做梦都会梦到他那双狡黠的黑眼睛。

四年级以后，男女分界明朗。名高不再明目张胆地刁难我了，我有一种翻身农奴得解放的轻快。可惜，好景不长。

那天，我的语文书里掉下来一只发卡，轻飘飘的，却给我致命一击。我扑上去盖住，幸亏没人看到。

发卡是红白格子布的，放学路上，我气呼呼地踢着石子，一抬头就碰到名高探寻的目光。我恶作剧似的，当着他的面，把发卡高高地别到山丹丹头顶，大声喊：“送给你！”

名高仿佛知道我的软肋，我对他冷若冰霜也好、剑拔弩张也好、退避三舍也好，他统统大包大揽，熟视无睹。

我拿他的厚颜无耻毫无办法。

山丹丹头脑简单，名高做得再过分，她总是说：“嗨，他就是调皮。”

五年级开学，我和山丹丹都穿着新裙子。刚进校门，教室的大窗户上就伸出许多脑袋，清一色地喊：“白——菊，白——菊。”



白菊是我。

我和山丹丹哪见过那阵势，我像只灵魂出壳的空皮囊被山丹丹提着，逃命般地冲锋陷阵。

是名高！我满腔怒火。

太调皮了！山丹丹的脸也气红了，尽管不是针对她，但她也大喘着气，好像刚刚躲过的不是一群男生的喧闹，而是真正的枪林弹雨。

我的眼泪汹涌在眼底，山丹丹紧紧抓住我的手，这回她不和稀泥，趁着她这股正气，我提出要去找校长。

校长提着毛笔在写一份通知，我们走上前。

“什么？喊你名字？”

“是的，他喊我名字，不停地喊！”

“这有什么？名字不就是被人喊的吗？他骂你了没有？”

“……”我卷着衣角，手指颤抖得厉害。

“他喊得也太过分了，带了一大帮男生在校门口喊！喊得我们不好意思极了。”多亏山丹丹的补充。

校长这才搁下毛笔，他凝神顿了顿，完了看了我两眼，背起手说：“跟我来。”

我们跟着校长来到教室，名高、班长……十几个男生都在，名高盘腿坐在窗户上。

“你们不要再喊人家女生的名字啦！”

男生们一惊，安静下来。有人觉得好玩，嘟哝了句：“不许喊名字，那喊什么？”

“不要瞎胡闹，特别是你，你给我下来，坐在窗户上，像什么话！”

名高摸着光脑门下来，男生们这才难为情起来。我觉得好过瘾。尽管后来校长又对我们嘀咕：“喊名字有什么关系嘛。”

名高看见我，终于不好意思起来，我们之间从此井水不犯河水。

山丹丹说名高爸爸那个煤矿所在的城市很大，煤矿子弟学校也比王园子小学好，不仅好在条件上，将来还包分配，毕业了就在煤矿当一辈子矿工，和他爸一样，以后就是城里人了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
山丹丹说话的时候双手紧凑地操纵着两根长棒针，淡蓝色的一段已经织出来了。她在织围巾，是送给名高的。她说春兰给名高织了一双手套，香草给名高买了一块手帕，班长和几个男生



凑了凑，合买了一双白球鞋给他。

给名高的礼物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名高下个礼拜就走。可惜名高妈妈早去世了，要不该多高兴啊。名高的爷爷和奶奶年纪大了，送不了他。山蒲大叔说开拖拉机送他。他们天不亮就赶到镇上，坐最早的那班车到县城，县城里会有长途汽车把名高带到省城，到省城再坐四天四夜火车，名高爸爸会在那头等他。

山丹丹一针不拉地织着围巾，她想把围巾织得长些、再长些，据说那座城市的冬天很冷。

我悻悻地让开。名高要走，别人都挺舍不得，虽然我没有这感觉，但我也不能欢呼雀跃。

独身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还是忍不住欢欣。名高走了，再没人欺负我了，我们之间的仇恨就一笔勾销，我心底除了轻松还是轻松。我希望他走，快点走，甚至担心中途会发生什么事让他走不掉。

临别前两天，名高穿着他奶奶买的新衣服来上学。

穿了新衣服的名高浑身带着崭新而陌生的味道，像个贵客。老师待他客客气气的，同学对他也客客气气。一下课，不仅男生围着他，山丹丹等



一些女生也追上去嘘寒问暖。

隐隐约约地，空气里飘着早摘豌豆苗的香甜和青涩味道。

名高不调皮了，除了嘿嘿笑，他好像什么都不会了。拘谨、羞涩使得他越发像个新来的贵客。有两回，他在人群中往我这儿望，我不理他，把头果断地扭到一边。

这时候，名高的憨笑里就多了丝犹豫和忧伤，可是我并不想理会。

我没有加入送别队伍。我想，恨就要恨得彻底。

名高走的那个清晨，我在睡梦中听到山蒲大叔的拖拉机轰隆隆地响。一阵烟的工夫，村庄就恢复了宁静。

名高的课桌空了。

第二节课后，班长和山丹丹率领的送别队伍回来了。他们个个哭得眼睛通红，山丹丹说名高上车的时候也哭了，哭得地动山摇。

学校管理员把名高的课桌收走时，同学们又一片啜泣。

我确信，从此以后，在我背后闪烁的那双让我不安的黑眼睛真的消失了，直到永远。放松下





来的神经才在那片啜泣声中微微感到虚空。

名高走了之后，日子仍像往常一样跑得又急又快。

没有名高，班长那群男生继续热衷于打闹，女生照样抱怨或反抗男生的欺侮和挑衅，老师们仍在为这些没完没了的战争做着不轻不重的调解。又急又快的日子似乎什么都没变，只是一股脑儿将名高堆到厚实起来的岁月背后去了。

山丹丹偶尔还会提起名高，她问：“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？”

没人回答。因为没人有答案，渐渐地，她也不问了。

我想我已经彻底摆脱了名高，也摆脱了那种被人纠缠的不踏实的日子。我以为我会一直庆幸下去，而且早晚会忘了这个恶魔。

然而，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，比如当我摸起辫梢发愣，或者站起来回答问题惦记板凳的虚实，以及伸手去抽屉里遭遇一阵恐惧的时候，离别的滋味会在心头苏醒。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深，甚至会像小刀片的划伤那般钻心。

于是我常常像山丹丹那样痴痴地想，不知道



他怎么样了。

或许有些珍贵的东西不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真切的，而且一定不是在当时，也不是在当地。得要斗转星移，时过境迁，心灵一次次地回旋和澄清之后，才能悟透。

在我开始惋惜没有与名高告别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原来这场告别要用一生来完成。



送 姐 姐

姐姐要去乔庄中学读书。她穿着新衣服，跑进跑出收拾行李。

送姐姐往常都是爸爸的事。可是爸爸下午要开会，妈妈约了拖拉机犁地，任务明摆着是我和妹妹的。

早晨一睁眼，我们就在被窝里算他们什么时候走。下了床比赛踢毽子、拍皮球、抓么儿，我们比得难舍难分，比得停不下来。

妹妹自然比不过我。妈妈一得空，她就小羊羔似的贴上去，脑袋拱着妈妈，看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我最受不了她这招。妹妹卷着舌头撒娇的时候，我愤怒地站得远远的，双手拧麻绳样紧紧绞住。